

中国
古代

文苑

百态

戴扬本 著
东方出版中心



内 容 提 要

本书系“中国古代社会百态”丛书之一。

文苑乃文人所聚之地，亦即通常所称的文坛或文人圈，是集中反映中国古代文人各种状况与情态的特殊社会空间。本书共分十大类，比较全面地考察了古代文人在功名、情爱、社交、山水、才艺、信仰、性情、操行、生死等方面的主要表现。其中，无论是文质彬彬的雅士风流、寄情山水与酒的潇洒狂放，还是文人相轻的闹剧、斯文扫地的丑态，皆会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全书资料丰富，内容翔实，形象而又多角度地展现了一幅古代文人社会的全景图像。

前 言

“文苑”一词，在我国有着十分悠远的历史。大约在二千年前，古人已经把文人学士荟聚之地称为文苑，用今天的话来说，便是文坛或文化界的意思。因此，文苑百态，也就是对文人生活各个侧面的描写。

从范曄的《后汉书》开始，在人物的传记部分里，正式开辟了《文苑传》，用来记载“文词秀美，以才气清逸著称”者的言行和逸事，因而，也就有了“鸿笔之彦，著之文苑”的说法。此后，这类文苑传的体例便为许多史书继承，将各个时代有一定影响的文人的各种传说和故事保留了下来。同时，在文人的笔记小说里，也可以看到许多关于文人行止、遭际、情感和为学的记载。

《文苑传》出现在《后汉书》，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从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文学开始被看作一种独立的学问，正是在范曄生活的魏晋南北朝时期。

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我国古代文学是从魏晋时代开始的，因为早在三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唱出了嘹亮的歌声，《诗经》就是一部经过孔子删订整理的诗歌作品集。纵观先秦以及两汉时代，并不缺少精彩动人的文学作品，记事文学有《左传》、《战国策》，论辩说理如《老子》、《孙子兵法》及其他诸子之书，而《孟子》、《庄子》的文字，既继承了论说文的雄辩，又开汪洋恣肆、气势磅礴、具有丰富想象力之散文的先河，更不

用说像西汉时代的司马迁和他那伟大不朽的著作《史记》了。而且，那个时代的学者们对文学也有过许多精辟的议论。先秦和两汉，完全称得上是我国古代文学灿烂辉煌的时期。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从那个时代人们对文学的观点来看，却基本上认为文学是服从政教的。儒家的经典里一再强调着类似的观点，汉代的经生们更是把文学看作经学的附庸。所以，在这之前的史书，比如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里，便只有《儒林传》，而没有《文苑传》。

从汉末开始，原先定于一尊的儒家思想显露出了衰微的迹象，人们的思想逐渐趋于多元化，对文学的看法也逐渐有所改变。随着文章被认为具有“经国大业、不朽盛事”的意义，文学终于被提高到与政教和德行相等的高度。文章既然不再是什么末事，文人的地位也由此得到了肯定。这意味着，随着社会和文学自身的发展，就一个社会阶层而言，中国历史上的文人终于得以形成，文学事业也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了解了这一点后，我们就不难理解，何以在西汉前期，像司马迁这样以史学和文学相并见长的大家，他的才能和成就虽然得到社会的承认，其地位依旧不过在医巫星历之列；一代辞赋名家如司马相如、扬雄，为文宏丽典雅，也只是以文学侍从的身分，以博取帝王的愉悦来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到了魏晋时期，这种情况终于完全改变了。

文人一旦形成一个社会阶层，便以引人瞩目的充沛活力，在社会上发挥其日益增大的影响和作用。尤其是从隋唐开始，通过科举考试，文人有了更多的可能跻身政治舞台，来施展自己的政治理想。当然，我们在这里关注的，只是他们以文学艺术作品的形式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文人所处的社会阶

层的特殊性,使他们的人生充满了许多偶然的机遇,或许能青云直上,得以直接伴龙颜而邀得恩宠,或许只能是伴着青灯黄卷,终老于山野乡村。不过,在精神文化产品的制作和散播上,文人所具有的独特地位和作用,是任何其他社会阶层不可替代的。对后人来说,他们的气质、风貌,往往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人们对一个时代的理解和认识。他们留给后人的作品,记录着他们对时代的深刻感受,对我们今天理解古代历史和文化,极富启迪作用。而了解那些发生在他们身边的种种故事,又能使我们在欣赏他们的作品时,加深自己的理解和感受。

说到文人,我们便容易联想到今天的知识分子。二者在许多方面确实有着相似的地方,比如,所从事的劳动的形式,对社会责任感的自觉认同,以及对功名表现出来的强烈欲望等。但是,从现代社会的分工情况来看,知识分子的涵义显然要比文人一词宽泛得多。有鉴于此,我们不妨对本书记述的“文苑”的范围先作一个大致的界定。首先,在时间上,我们主要是以文人阶层在社会上的形成,也就是大致从魏晋开始,下限到清代中叶,我们通常称作进入近代社会之前的这段历史时期为主。汉代以及汉以前的部分文人,他们的思想以及行为方式,对后来文人的价值观念产生了深刻影响的,也有一部分包括在这里面。其次,在文人身分的界定上,我们是以“四民”之中,相对农、工、商等社会分工的“士”阶层而言。在古代社会,“士”的内涵,实在是极其丰富,况且他们一旦得到某种机遇,比如取得了功名,成为社会大舞台上的一个角色,他的精神世界,与一个单纯的文人相比,就会发生某种变化。在绝大部分的文人看来,“入仕”无疑是他们自认为施展理想的最

积极的方式了，许多文人一生的经历，其实就是一幅“进退出处”和“诗酒人生”交织在一起的历史。如诗圣杜甫曾长时期担任地方官吏，被后人誉为“唐宋八大家”的欧阳修、王安石，都曾官至宰相的高位。而被看作“建安文学”代表人物之一的曹操，更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三国鼎立时期魏国的实际奠基人。不过，儒家理想的政治抱负，强烈的功名欲望和进取心，也并不一定妨碍他们对艺文的爱好和追求，日常生活中，通常会依旧充满着文人的各种情趣。我们的目光，正是着眼于他们作为文人的形象，也就是说，将他置于文苑之中的一员来看待，这正是根据本书“文苑”的特定范围决定的。至于名为“百态”，不过是力图为读者展示文人形象诸多视角的一种约略说法而已。因为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小册子，能够使得读者在欣赏古代文学作品之余，对作者的生活背景或日常生活的情趣多一点了解，并透过这种方式，对我们源远流长的文化增加一点兴趣。如果能起到这么一个小小作用的话，对笔者来说，可谓“于愿足矣”。

戴扬本

1998年春于丽娃河畔

目 录

前言.....	1
---------	---

一、文人与功名.....	1
--------------	---

1. 投笔从戎建功业	2
2. 毁琴长安求知音	4
3. 傲睨群小严君平	7
4. 一着羊裘便有情.....	10
5. 得失皆因言语祸.....	13
6. 为书不惜失功名.....	17
7. 终南捷径与挂冠而去.....	20

二、文人的情感世界	24
-----------------	----

1. 芙蓉远山文君酒.....	25
2. 人面桃花相映红.....	28
3. 举案齐眉与烹茶对句.....	31
4. 诗词写心传佳话.....	34
5. 沈园柳老不吹绵.....	37
6. 御渠红叶诉衷情.....	39
7. 浅酌低唱亦真情.....	42
8. 赢得青楼薄幸名.....	47
9. 水井与柳词.....	50

三、文人圈中的文人	53
1. 订交皆因文字缘.....	53
2. 误悼未亡见真情.....	56
3. 相争亦缘文字起.....	58
4. 揶揄拔剑竟为学.....	61
5. 从来文人多相轻.....	64
6. 谦谦君子不称师.....	67
 四、文人与酒	 71
1. 但愿长醉不愿醒.....	72
2. 陶然自乐与诗酒人生.....	75
3. 谋官迁职只为酒.....	77
4. 醉中书画如有神.....	81
5. 千金换酒也堪豪.....	84
6. 醉后失态亦有趣.....	87
7. 何以解忧唯杜康.....	90
8. 饮酒行令雅趣多.....	93
9. 读书亦能助酒兴.....	95
 五、文人与琴棋书画	 98
1. 高山流水谢知音.....	99
2. 焦尾琴与无弦琴	101
3. 不尽琵琶弦上思	105
4. 闲敲棋子落灯花	108
5. 文人竟为书法累	113
6. 挥笔舞袖走流星	117

7. 文人爱字痴且迷	120
8. 点染丹青写神韵	123
9. 写意画中蕴深意	127
六、文人与山水	131
1. 山中宰相陶弘景	131
2. 谢灵运的山水情	135
3. 偏嗜泉石觅禅意	139
4. 跋山涉水格物理	142
七、文人与释道	146
1. 奉佛居士王摩诘	147
2. 佛儒亦可同一家	150
3. 亦禅亦道苏学士	153
4. 出家还俗两相宜	156
5. 白话诗人寒山子	160
八、文人的怪诞与狂放	164
1. 击盆歌喧与饮酒守制	165
2. 真率坦诚人多怪	167
3. 冷观俗物眼茫茫	172
4. 时代叛逆狂放客	176
5. 旷达放任亦天才	179
6. 书生意气多可爱	182
7. 苦吟只为觅佳句	186
8. 眼高四海空无人	189

九、文人的移行	193
1. 求名反被声名误	194
2. 以文挟人秉史笔	198
3. 官高鼻息干虹霓	200
4. 文人亦为文稿累	202
5. 文章助虐实可恶	205
6. 虚伪人生陶学士	207
7. 文人无德遭诟病	211
 十、文人之死	 215
1. 众人皆醉我独醒	215
2. 入水捉月与水解成仙	218
3. 顾视日影索弦琴	220
4. 调侃和哀叹的绝响	224
5. 卷入绞肉机的文人	227
6. 一死以平众纷扰	231
7. 著文谢世诉心声	234
8. 香消玉陨女诗人	238

一、文人与功名

两千多年前的儒家经典《左传》上，有一句被后世的中国文人奉为金科玉律的箴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在古代中国，没有哪一个社会阶层的人们，比文人更热衷于政治，或者说，希望通过政治的途径，来实现自己立功名、建事业的理想了。到了封建社会的后世，人们更是“遍读圣贤书，售与帝王家”，读书，似乎就是学一套治理天下的本事，替君主管理国家，实行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这是多数文人价值观念的真正实现。著书立说，即所谓“立言”，在一些文人看来，似乎还是属于第二位的事情。据此，古代的文人又分出了“君子之儒”和“小人之儒”的说法，前者格外注重儒家学说的经世致用的一面，后者则以专攻翰墨，皓首穷经，耕耘于笔砚之间，以自己心血凝聚的文字，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其实，所谓“君子之儒”只是一个特定的说法，按照我们今天的看法，这些跻身统治阶层，为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努力的儒生，他的人生重心已经移到了政治舞台，

不再是文苑,严格地说,也就不再是我们在此叙述的范围。然而追求功名又是文人几乎无一例外的价值准则,于是,便出现了文人在企求功名之荣和遭受功名之累的夹缝里生存的种种表现。

1. 投笔从戎建功业

东汉的光武帝在奠定了帝业之后,按照传统的做法,任命了当时的一个大学问家班彪,开始系统地整理西汉的历史。班彪有两个儿子,一个叫班固,一个叫班超,还有一个女儿叫班昭(即曹大家)。他们从小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书香的环境里,耳濡目染,都跟父亲在文学和史学方面打下了深厚的学问基础。

班固从小就喜欢读书,当时流行的所谓九流百家之言,他都透彻地下过功夫进行研究,所以,学问涉猎的范围很广。同时,他又是一个性情十分宽和的人,从来不以自己的才高而傲视他人,在当时的儒生中人缘很好。他的弟弟班超和他有点不同,性格大大咧咧的,但能够吃苦耐劳,并擅长辞令,读书求知涉猎的范围也很广。后来,班彪去世了,他们都回到了乡下的故居,班固根据父亲遗留下来的书稿,潜精研思,打算完成父亲未竟的事业。不料,他的工作,竟被人诬告为“私改国史”,这在“史官文化”的社会里,可是个了不得的罪名,遂立即被逮捕入狱,情况十分危急。班超恐怕兄长遭遇不测,连夜赶到京城,直接向皇帝求见,凭着他那雄辩的口才,使皇帝理解了班固著述《汉书》的成就和意义。班固不但被无罪释放,还被任命为兰台令史,成了皇帝救命的史官。

此后，班超侍奉母亲，也一同来到了洛阳。家里经济情况不好，班超只得经常为官府抄写文书，充当一名书手，以此来供养母亲的生活。可是，班超不是一个安于现状的人，他在抄书的时候，常常不由地停下笔来，感叹自己的志向不得实现，并说道：“大丈夫没什么远大的志向，至少也应该像傅介子、张骞那样，用开拓国家疆域这样的功勋，来建功封侯，这才不枉为人生一世，怎么能够一直埋头在笔砚里呢？”同伴们听了都讥笑他，认为这是不着边际的想法。

后来，班超果然如愿以偿，投笔从戎了。他受命出使西域，与派往西进的军队一起，分几路打败了北匈奴统治者，驱散了他们在西域车师前后王国一带的势力，打开了深入西域的大门。他亲自率领一支军队，大战于巴里坤湖一带，建立了战功。到了鄯善后，他从鄯善王态度的前后反复，觉察到有匈奴使者来此进行秘密活动。通过秘密调查，他掌握了鄯善王遭到威胁的情况后，当机立断，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英勇气概鼓舞同伴，乘夜格杀了匈奴使者，确保了鄯善国与汉朝之间关系的稳定发展。此后，他作为汉朝的外交使者，到了于阗，又进抵疏勒，经过他的努力，西域大部分地区与汉朝断绝了六十多年的关系，基本上得到恢复了。为了保持和巩固汉朝与西域各国的关系，班超在西域地区逗留了二十多年，直到70岁的那年，才回到了洛阳。一介文人，从戎边到承担外交使命，沟通了中西经济文化交流方面的多种联系，他建立的功业，在历史上，恐怕很难有人能和他相比了。

像班超这样追求边塞军功的理想，历史上唯有在汉代和唐代的文人思想上表现得格外充分。说来原因也十分简单，因为这两个朝代，是我国历史上经济和军事力量最强盛时

期。继汉代之后,大唐帝国从初唐的玄宗时代,东征西讨,大破突厥,屡败吐蕃,又招安了回纥,历来在边境上构成多年威胁的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了。随着西域各国的纷纷内附,唐王朝又在边地设置了六个都护府。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文人,自然意气风发,对于到边塞建立功勋,驰骋疆场,个个充满了热切的期望。对这些文人来说,建立像班超的功业,当然没有可能了,他们纷纷选择到边塞节度使的幕府中充当僚属,就连“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诗人、画家兼音乐家的王维,竟然也曾一度出使凉州,并担任了一个时期的判官。可以想见,唐前期文人中间的这股“从军热”,对大家具有多么强大的吸引力。

文人在这场持续了上百年的“边塞热”中,给后人留下的是文学宝库中独具一格的“边塞文学作品”。我们今天在捧读这些洋溢着男儿豪情的边塞诗时,依然能够感到那扑面而来、夹杂着雪粒的漠北风雪,更能体会到将士们冰冷坚硬的铠甲后面,那颗滚热的爱国之心。“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行军戈相拨”,“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渴望建功立业是这些充满豪情的文人的主要愿望,同时,这种坚强的民族精神,却并不是单纯为开边建立武功的侵略杀伐之气,目的仍是对和平安宁生活的向往,并且带有十分动人的理想色彩,比如诗人常建的名诗:“玉帛朝回望帝乡,乌孙归去不称王。天涯尽处无征战,兵气消为日月光”,便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多么美好安宁的欢乐人生景象啊。

2. 毁琴长安求知音

秦汉以降,经历了汉魏时期强调婚姻门阀关系的“尚婚

娅”，东晋南朝的以人品风格相标榜的“尚人物”，以及在北方地区的少数民族重视血缘关系的“尚贵戚”等各种形式的政治组合形式，到了以关陇贵族集团为主建立的李唐王朝，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后，终于打破了历代沿袭下来的旧传统和旧习俗，开创了以重视官阶爵禄为标准的新风尚。再加上新出现不久的科举制度，为充满着热情和理想的文人们打开了一扇似乎可能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大门，于是，整个社会的文人热情都激奋起来。尤其是代表着新生力量的庶族地主阶层，他们的社会地位不高，更熟悉社会的情况和人民的生活，当他们开始在历史的舞台上亮相的时候，那生气勃勃的精神面貌，使整个社会都显露出一种革新政治的气象。这便是封建社会蒸蒸日上，处于鼎盛时期的特点。这个时代文人的典型风貌便是怀抱经纶大志，求得社会的承认，以实现自己拯物济世的热望。

陈子昂破琴求知己的故事，很典型地反映初唐时期文人的这种精神风貌。陈子昂出身在一个富裕的家庭，直到 18 岁的时候，尚未肯努力读书，只喜欢模仿古代的豪侠之士，做一些豪放不羁的事情。后入乡校，奋发图强，很快便显露出他的过人才华和非凡的气势。多次上书，或盛言东都胜垓，可营大行皇帝的寝陵，或应皇帝“调元气当以何道”之发问，侃侃而谈君主当何以修己治国的大道理。据说，他的慷慨激昂的陈词，曾引起颇有治理大唐江山雄心的女皇帝武则天的欣赏，提拔他做了麟台正字，这是一个在中央政府保存和整理图书的机构里的工作。

陈子昂在京都长安住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在这期间，他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发表了很多的议论，其奏疏颇有汉代贾谊和晁错的风格。可是，在文人中间，由于大多数人尚未有机会读到他的文章，人们并不知道有这么一位志向高远的才子，

以致他在登古幽州台的时候，想起了战国时燕昭王礼贤天下有才能的名人的故事，不禁发出了“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感慨。

有一天，陈子昂在长安的街市上转悠，忽然，他在东市的一个商人那儿看到一把制作得十分精致的胡琴，标价为百万钱。高昂的价格，吸引了许多人驻足观看，人们纷纷议论着，认为这把琴的定价高得有点离谱。究竟它的音色如何呢？是否真的值这么昂贵的价格呢？围观的人七嘴八舌地说着。后来，消息一传十，十传百，渐渐地全城的人都知道东市有这么一把贵重无比的胡琴，吸引了许多好奇的人们前去观看，包括一些身分高贵的豪门大族的名人，都坐着华丽的车子，特意赶到东市来，就是为了看看这件名贵的乐器。

这件事情使陈子昂陷入了沉思。他觉得一件事物的内在价值能否为人所认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还在于大家对它的注意程度。联想到自己远离家乡，在京都居住了十年，可是，还远远没有达到自己期望的知名度，他对自己的才学有着充分的自信，人们不理解自己，不正是说明自己缺少让社会注意的机会吗？想到这里，他心里豁然开朗了。

第二天，陈子昂又来到了长安的东市，只见那个出售胡琴的商肆前，依旧是人头攒动，气氛似乎比前几天还要热烈。只见陈子昂从人群中挤了出来，从商人手里接过了胡琴，端详了一番，便用肯定的口气说：“这琴我买下了。”说着，就吩咐随行的仆人立即用车装十千缗钱来。人群中顿时响起了一阵惊叹声，大家纷纷向陈子昂请教这把琴的奇妙之处，好奇的人们甚至想请陈子昂当场用这件昂贵的乐器演奏一下，以便亲耳聆听这想必是美妙非凡的音乐。陈子昂微微一笑，只说自己是

演奏这种胡琴的专家，明天将在家里准备酒肴，恭候诸位的光临，届时，他将乘兴为大家表演。他告诉了大家自己的住址，还拜请诸位代为邀请社会各界名流一道光临。这条消息很快就传遍了长安城。

次日，陈子昂在宣阳里的住宅门前果然热闹非凡，前来作客赴宴的人大多是社会名流，他们不但是来见识一下这把名贵的乐器，也是来看看这位不知名的演奏大师的风采。宴会的场面当然异常的欢快和热闹，正值客人们酒酣耳热之际，陈子昂在众人目光的注视下捧出了那把价值百万钱的胡琴。只见他慷慨激昂地对来宾说道：“我陈子昂来到京都已有数年，文章百轴，可惜没有机会拜识诸公，奔走无门，至今不为人知。演奏这种乐器的事，只是低贱的乐工所为，我难道会把自己的精力放在这种事情上吗？！”说完，他举起胡琴，当着众人的面，摔破在地上。在客人们一片惊呼和叹息声中，他让人抬出了两张桌子，上面放满了他历年积累下来的文稿，遍赠与会的来宾。宴会散了，客人们都走了，陈子昂的名声，也在一日之内，传遍了京都长安。

人们读了陈子昂的文章，感到他博学多闻，文章的风格直追汉人司马相如、扬雄的气势，一扫南朝以来文坛上弥漫的柔弱绮丽的风气，公认他在改变唐朝初期文风上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甚至有人把他称为“海内文宗”。

3. 傲睨群小严君平

庄子曾经有过一个十分有趣的比喻。他将一生一死两只乌龟作了比较，认为做一只在泥涂中拖着尾巴慢慢爬行的活